

佳宁财务状况“十个茶壶九个盖”

5

热点畅销

空手套白狼

佳宁集团的倒闭并非单纯因为经济衰退以致营运出现问题,相反,陈松青以行贿和欺诈手段来取得资金和假造盈利泡沫才是致命的原因。事实上,佳宁早已负债累累,金门大厦的出售其实是未完成的交易,报称的利润只是纸上数字。曾参与调查的廉署总调查主任卢敬荣引用俗语“十个茶壶九个盖”来形容当年陷入困境的佳宁集团的财务状况。为了帮助佳宁收购金门大厦,裕民财务竟然借出了2亿9200万美元给一个由陈松青控制、登记资本额只值两元的新公司——这是当年最大宗的银行贷款,安排显得极不寻常。

裕民银行是由马来西亚政府开办的,最初目的是为当地不同族裔的农民提供银行服务及商业运营专业意见。此后,这家银行业务拓展至国外,在海外多个城市开设分行。由于香港的银行法例限制,裕民银行不能直接开办分行,就在香港成立了一家财务公司——裕民财务,由裕民银行几位高级职员掌管行政及决策权。裕民财务成立之初,必须积极争取客户以打开局面,而表面风光实则资金短缺的佳宁为了扩张业务亦需要财务支援,二者一拍即合。陈松青长袖善舞的本事在和马来西亚这家银行的交往中发挥得淋漓尽致。1979年,裕民财务批出第一笔为数500万港元的贷款给佳宁。陈松青起先主要是与裕民财务的总经理联系,稍稍跟其他几位裕民财务的高层人士包括主席、董事及代理董事都建立了密切联系。

根据廉署后来调查所得的资料显示,佳宁向裕民财务取得的贷款,额度庞大,大部分都没有足够的抵押和妥善的文件记录,也没有依照既定程序办理。

“卧底”暴毙蕉林

裕民财务的这些违规做法,并不是没有露出过马脚。

早在1982年,马来西亚裕民银行便已开始怀疑裕民财务在港批核贷款的程序出现问题,遂从吉隆坡总部调派一名内部审计师贾里·易卜拉欣来港任总经理助理,负责管理会计及贷款等事宜,实际上是一个卧底,暗中展开内部调查,审核账目。同时,裕民银行总部下令裕民财务在未获总公司批准前,不得再向佳宁系公司贷款。

1983年7月的一个早上,警方人员聚集在新界大埔一个蕉林内,着手侦查一宗怀疑谋杀案。死者是男性,颈缠浴袍的腰带,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文件。警方经细心搜查,在他裤袋里找到一个马来西亚硬币。查阅失踪人口记录,发现较早前裕民财务的一名副总经理曾报案,声称一位来自马来西亚负责贷款事务的同事易卜拉欣失踪。认尸后证实,死者就是易卜拉欣。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资料,易卜拉欣原本与陈松青、佳宁另一高层何桂全约定在7月18日下午会面,签订一份为数400万美元的贷款,但整个下午他都没有出现。其间他曾两度致电报案人,说正忙于其他事情。原来,事发当日裕民财务主席从马来西亚来港,并指示报案人不用再等待,应尽快自行签出贷款,但由于报案人没有签发贷款的权力,所以迟迟不敢行动。及至易卜拉欣第二次来电,通话中说了声“等等”,随后失去音讯。裕民财务主席再三催促,报案人只好签出贷款予陈松青。随后,易卜拉欣本人失踪,直至尸首被发现。

警方根据证人的口供和现场线索展开调查,很快便逮捕了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华人麦福祥。

此人当时年约三十,蓄小胡子,个子矮小,体格健壮。7月18日黄昏,住在尖沙咀某大酒店的麦福祥,吩咐两名酒店服务员将一个皮箱搬上一部出租车,然后登车前往红磡一间车行。他向该车行租了一辆日本小轿车,将皮箱从出租车搬上小轿车,便自驾车离去。据出租车司机对警方说,他当时没有帮忙搬皮箱,但皮箱肯定很重,两个服务员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搬上小轿车。

裕民财务一名助理总经理透露,易卜拉欣7月18日上午离开公司后,中午至下午都曾致电给他,透露自己在尖沙咀某酒店,而麦福祥就住在该酒店。因此,警方怀疑皮箱内所藏正是其尸体。

8月3日,某报章刊登内幕消息,头版报道了疑犯的容貌及怀疑犯案过程。麦福祥看到新闻,在一个私人住宅区准备逃遁,被及时赶到的警方围捕。麦拒捕,试图爬窗逃走,失足从四楼堕下,双腿折断,被送留病房急救。

麦福祥后来在审讯中向警方透露,他由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部派到香港,专门向在港的马来西亚商人收钱,因为这些商人都从马来西亚银行得到优惠的贷款。他还表示,杀害易卜拉欣的是一个韩国人。最后香港的法庭判决麦福祥杀人罪名成立,判处他死刑。警方认为麦福祥后面还有主谋,但是随着麦的被处决,易卜拉欣案与佳宁、裕民高层的关系就无法获得证据了。

与此案有关的调查使一直被视为神秘幕后财团的裕民财务逐渐曝光。可是裕民财务究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向佳宁借出大笔贷款呢?总公司在产生怀疑及制止裕民财务再度贷款之前,究竟已借出过多少款项?这些贷款有没有归还?哪些人牵涉当中?裕民银行总部急欲了解内情。

廉政公署出手了

无疑,内部审计师之死,说明裕民财务向佳宁的贷款存在着严重问题。马来西亚政府旋即委派审计署长诺丁(Noodin)、一名专业会计师和一名律师组成三人委员会,从1984年1月开始展开全面调查。

诺丁委员会花了几个月时间,接见过许多裕民财务的职员,也翻查过贷款的相关文件,包括金门大厦的估价报告。最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在1979年至1983年间,裕民财务共批出8亿美元(相当于港币60多亿元)予佳宁集团及由陈松青控制的其他公司。而这些贷款,大多数是在没有足够抵押或没有足够保证的情况下批出的,有些甚至是在发出款项之后才补办文件的。委员会怀疑有权签发贷款的高级行政人员,包括主席、董事及代理董事,极有可能涉及非法收受佳宁主席提供的利益,作为核准贷款的报酬。可是这三位人士均于1983年10月底向裕民银行请辞,并相继离开了马来西亚。

由于涉嫌行贿受贿的行为在香港发生,应该交由香港执法机构负责调查,诺丁委员会于1985年4月便派代表来港,在律政署的安排下,正式向廉政公署作出贪污举报。

接获诺丁委员会的贪污举报,廉署高层一致认为案情十分严重和复杂,估计调查范围广泛而耗时,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展开彻地处理。然而,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该起案件的侦查竟然长达17年,跨越了香港回归,在2001年才正式结案,创造了廉署的一项纪录——耗时最长的一宗案件。

1985年5月23日,首席调查主任卢彬被任命为专案小组TF3的组长,率领首批加入的12位调查人员展开工作。当时任职高级调查主任的朱敏健是首批入组的成员之一。



何光亮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几十年前,香港曾经是个贪污盛行、民怨沸腾的社会。当时,港英政府迫于民众压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开始大力肃贪。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重拳出击,破案如神,屡屡扳倒贪官,备受瞩目。本书作者何光亮在移居香港的近20年间,对香港的法治及文明程度有着深刻而直接的感受,并由此产生了揭示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原因的冲动,此后历时10年,终成本书。

[上期回顾]

1983年7月18日,裕民财务公司总经理助理贾里·易卜拉欣(Jailil Ibrahim)被暗杀。香港警方很快就发现,这个谋杀案并非普通的刑事罪案,而是涉及复杂的重大商业诈骗,由此,廉政公署也介入了这个案件。

婆婆和妈妈为了孩子彻底吵翻了

9

职场恋情

双方选手都因为顾忌晓玲,表面上没有再次产生不快,但郁结于心的怨气却越藏越重。消停了没两天,晓玲刚能下床,还没下奶的时候,孩子就出事了:还没来得及取名的小小关,患上了新生儿肺炎,加上又是早产儿,刚通知家属可以出儿童ICU转眼又通知要继续住下去。

孩子上午进了ICU,下午刘淑敏给晓玲请了个催奶师。关一禾和叶老师去ICU守着孩子去了,庄惠芬和刘淑敏就在病房里,陪着晓玲催奶。

催奶师一通按摩,疼得晓玲直发抖,庄惠芬心疼女儿,不想让按了。刘淑敏却说,女人生孩子哪有不疼的,况且,两百块一次,忍了这一回以后就好办了。晓玲赶紧说:“妈,我没事儿,孩子身体弱,将来肯定是要吃母乳的。”强忍着难受,让催奶师继续按。生理上的痛苦,可以减轻一点晓玲内心上的负担。这天晚上,晓玲来奶了。

第二天,晓玲出院回家了。庄惠芬和刘淑敏各有一套坐月子的理论,两人互不相让,晓玲只能两套标准都遵守。关一禾也要疯了,家里住着三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人,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这样的日子,转眼过到了小小关出院的前一天。一家人的心情少有的轻松,叶老师破天荒下厨给大家炒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桌前,说起了孩子取名的事情。叶老师早就拟好了几个名字,他最得意的一个名字是“关晔”,“晔”有明亮、才华的意思,还跟“叶”谐音。这个提案却被刘淑敏一口否定了:“多难听啊,像个女孩名字。”叶老师有些不高兴,又提了几个,还是接二连三地被否定了。这一下不但叶老师脸上挂不住了,庄老师也觉得没面子了,揶揄道:“老叶你这么多年学问搞得也不怎么样,连个名字都取不好,快别说了,让亲家说两个吧。”

刘淑敏等的就是这句话:“就叫关政浩,洋气又大。”晓玲参破了婆婆取名的奥义,政浩是婆婆爱看的《大长今》里的人名,但她没直说:“要不就叫关政晔吧。两个名字各取一个字。”名字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一早,关一禾开车拉着一家五口上医院去了。这是晓玲自生产后第一次接触孩子,孩子那么小,那么软,她都有点不敢碰他。孩子本来还在哭闹,一到晓玲的怀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这个时候,晓玲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妈妈了。大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开心果”,平时叫他果果。

如果说不能洗头、洗澡,每天八点钟上床都只是浮云、序曲、铺垫,孩子回来后,晓玲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生不如死。晓玲想请个专业月嫂回家帮忙,却遭到了庄惠芬和刘淑敏异口同声地反对:请个外人回来,既费钱又不放心,家里这么多人,怎么会一个孩子都看不过来呢!

事实证明,即便看不过来,也比家里有两个有经验的妈强。两位老人在晓玲家里展开了武林争霸。果果回家的第一个晚上,就在刘淑敏每隔四个小时叫晓玲起床中度过了。

第二天关一禾上班临走前,把车钥匙交给了晓玲:“车子放家吧,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呢。”“你没有车怎么上班啊,家里能有什么事儿。我刚拿驾照,哪敢开啊。”“不敢开就练一练。”谁都没看出来关一禾把车放家有什么不妥,刘淑敏觉得儿子是心疼果果;庄惠芬觉得女婿拼命表现也是应该的,生孩子的时候没表现好,现在算补救吧。只有关一禾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天早晨,他从出租车里下来,碰见开着A4的张总终于没有再为自己开着A6而感到不好意思。关一禾一直不认为自己拓展河北业务失败了,只是暂时没有进账而已,但是,张总可不是这样想的。请关一禾来,钱没少花,业务一样没做成。更可气的是,关一禾开的车还比自己的好、在公司的人缘比自己好、前台看见关一禾跟看见上帝一样,看见自己跟没看见一样。每天来上班,他都觉得关一禾是故意跟自己示威。明着暗着和关一禾说了车的事,关一禾只好不开了。

更糟糕的是,张总让财务下通知,要对公司内部员工薪水重新定级。而重新定级还能是针对谁呢?不就是针对最近毫无斩获的关一禾么?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下个月估计要更少了。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晓玲的短信:“我爸妈住的宾馆的房费该续了,你下班跑一趟吧,我带着果果走不开。”

关一禾打开钱包,发现晓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她的工资卡放在自己的钱包里了。关一禾叹了口气,决定去找一下张总。结果一进张总办公室,张总就率先告诉关一禾:“河北的项目亏损严重,公司实在不能在这个无底洞里再花钱了。”关一禾差点摔门离去。“老关,我们这庙小,没有那么多香火钱请大佛啊!”关一禾颓了,从张总办公室出来,跑到电梯口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赵金子听到了对话,说:“我陪你抽吧。”“你跟着添什么乱。女孩子抽什么烟。”然后,头也不回地摔门进屋了。留下赵金子一个人傻愣在那,她从没见过关一禾发这么大的脾气,好久嘀咕了一句:“好帅啊!”

赵金子踌躇了半天,给自己久未联系的老爹打了个电话。赵福成劈头盖脸把赵金子一顿臭骂,让她三天之内滚回家来。赵金子只好骗

赵福成,自己在北京的一家券商发展很好,现在已经是客户经理了——自封的,手头有好几个项目——瞎编的。希望能肥水不流外人田,跟自己爹合作一把,给生果业再融资。赵福成虽然不太信赵金子的话,但他对生果业再融资还是很感兴趣的。打完电话,赵金子得意洋洋地敲了关一禾办公室的门:“有项目,你要不要?”“出去,别闹。”关一禾的态度,极大地打击了赵金子的自尊心。但她理解为关一禾不想吃软饭。

关一禾回到家已经八点多了,晓玲赶紧给关一禾热了饭,关一禾感到家里气氛有点不对。原来白天两位老太太又大吵了一架。晓玲劝爸妈出去逛逛。等自己爸妈出去了,晓玲来到自己婆婆跟前:“妈,我妈妈她性格比较强势,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刘淑敏赌气不跟晓玲说话。晓玲下定了决心:“我给他们订机票,让他们回西安。”这下,刘淑敏高兴了,但她又不好表现得太过明显。晓玲笑了笑,她的打算远不止让自己老妈走那么简单,婆婆最好也不要再挤在这里。结果,还没等晓玲考虑好怎么跟庄惠芬聊回家的事儿,当天晚上,就又出事儿了。

睡到半夜时,晓玲忽然被敲门声惊醒了,更惊讶的是发现自己老妈躺在自己身边。

刘淑敏在外边低声说:“玲啊,给孩子喂奶没有?”庄惠芬隔着门对刘淑敏说:“已经喂过了,孩子睡了。”刘淑敏一听庄惠芬在里面,不给自己开门,那还得了。两个老太太争吵的时候,果果大哭起来,怎么也哄不好。

晓玲大喊一声:“都别闹了!都给我回屋睡觉去!”庄惠芬和刘淑敏站在客厅里,尴尬地互看一眼,一个回书房,一个回沙发睡觉去了。



张巍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叶晓玲在接到升职邮件的这一天被男友甩了。晓玲跑到西南某小城出差。新上司叫关一禾,阴差阳错,关一禾与晓玲展开了一段崭新的恋情。然而就在两人商定晓玲辞职的时候,晓玲发现自己怀孕了。在晓玲父母的坚决要求下,关一禾舍弃了美好的前程,离开了这家公司。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关一禾的工作、婚后的家务问题、婆媳问题、潜在的外遇问题,让这两个匆忙结婚的人疲于应付。历经千山万水后,两人发现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家人和孩子……

[上期回顾]

记者会上,怀孕7个月的晓玲摔倒了,孩子提前两个月到来了。经过一番波折,晓玲生了个男孩。